

#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 抗战文艺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抗战文艺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第八卷 第一、二期合刊

|                  |    |
|------------------|----|
| 疯狂 梅林            | 三  |
| 禹 徐盈             | 一六 |
| 编后记 蓬子           | 二三 |
| 成渝路上 巴金          | 二四 |
| 给姊妹们 艾青          | 二七 |
|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老舍      | 二八 |
| 小母亲              | 三二 |
| 『摆』故事 吴组缃        | 五三 |
| 查粮 荆有麟           | 五四 |
| 如何用方言写诗 长虹       | 五九 |
| 天国春秋(续) 阳翰笙      | 六〇 |
| 星及其他 一文          | 八四 |
| 后街 吴组缃           | 八六 |
| 『为抗战而死,真光荣!』 臧克家 | 八七 |
| 第三班 易巩           | 九一 |
| 灯下杂记 林辰          | 九五 |

# 第八卷 第三期

|            |     |     |
|------------|-----|-----|
| 一个小兵底来历    | 以群  | 九六  |
| 自由射手之歌     | 万迪鹤 | 一〇一 |
| 死          | 文若  | 一一三 |
| 外面         | 孙跃冬 | 一一五 |
| 湖土歌声       | 莒明  | 一二六 |
| 关于『接受文学遗产』 | 郭沫若 | 一二二 |
| 猪与鸡        | 巴金  | 一二六 |
| 王老虎        | 亦五  | 一三二 |
| 古今中外       | 何容  | 一六〇 |
| 土的气息       | 臧克家 | 一六一 |
| 旧诗与贫血      | 老舍  | 一六五 |
| 烦恼         | 文若  | 一六六 |
| 希望底寻觅      | 刘北汜 | 一七〇 |
| 蚜虫         | 程远  | 一七一 |
| 客居的心情      | 吴伯箫 | 一七六 |
| 时代         | 艾青  | 一七八 |
| 羊          | 艾药  | 一七九 |
| 太阳         | 马宗融 | 一八二 |
| 天国春秋(续完)   | 翰笙  | 一八三 |
| 『英雄所见略同』   | 林辰  | 一九四 |

## 第八卷 第四期

|              |     |     |
|--------------|-----|-----|
| 为了纪念不平等条约的取消 | 茅盾  | 一九七 |
| 汉苗之间         | 徐盈  | 一九八 |
| 小木头人         | 老舍  | 二〇八 |
| 断想           | 艾青  | 二一六 |
| 风雨时代的插曲      | 姚雪垠 | 二一七 |
| 青城山上         | 冶秋  | 二二六 |
| 年青的兵         | 高咏  | 二三八 |
| 论民间文艺        | 长虹  | 二三九 |
| 诗五章          | 冯玉祥 | 二四六 |
| 吃了一顿白米饭      | 列躬射 | 二四七 |
| 赎罪的话         | 艾青  | 二五一 |
| 月圆           | 黄贤俊 | 二五二 |
| 蜜蜂           | 刘北汜 | 二六一 |
| 前进，又前进！      | 鹿地亘 | 二六二 |
| 圆宝盒的神话       | 徐迟  | 二六八 |

## 第九卷 第一、二期合刊

|     |               |     |
|-----|---------------|-----|
| 梦   | 左拉著 李劫人 马宗融合译 | 二七二 |
| 夏光明 | 姚雪垠           | 二七七 |
| 奇遇  | 梅林            | 二九五 |
| 角落里 | 白燕            | 三〇六 |

走出尼庵 冶秋 ..... 三一八

寂寞 罗荪 ..... 三三五

十年 徐盈 ..... 三五二

七七夜花园 列躬射 ..... 三五九

抢 任钧 ..... 三六五

单眼八 程远 ..... 三七〇

残废的人 耶草 ..... 三七八

塞尔维亚之歌 (塞尔维亚) 贝拉·巴拉慈作 侍桁译 ..... 三八二

收养 马宗融译 ..... 三八八

读《乡下姑娘》 茅盾 ..... 三九一

《鸭嘴涝》读后 以群 ..... 三九五

评《伙伴们》 冯亦代 ..... 三九八

《淘金记》读后 鸬溪 ..... 四〇〇

评《脱缰的马》 以群 ..... 四〇二

读高尔基的《在人间》 伍辛 ..... 四〇八

海明威的迷 冯亦代 ..... 四一二

《马丹波娃利》校改后记 李劫人 ..... 四一五

《人心》重版小言 李劫人 ..... 四一九

### 第九卷 第三、四期合刊

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 四二四

习作二十年 老舍 ..... 四二九

|              |                     |     |
|--------------|---------------------|-----|
|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 茅盾                  | 四三一 |
| 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   | 胡风                  | 四三二 |
| 我与老舍与酒       | 静农                  | 四三四 |
| 语言的创造者       | 何容                  | 四三五 |
| 曹禺的道路(上)     | 吕荧                  | 四三六 |
| 论斯丹达尔        | 勃朗台斯作 韩侍桁译          | 四四六 |
| 鲁迅在中山大学      | 林辰                  | 四五七 |
| 病榻谈艺         | 卢鸿基                 | 四六六 |
| 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 雪峰                  | 四七〇 |
| 简论市侩主义       | 雪峰                  | 四七二 |
| 吹毛求疵录(一)     | 舒芜                  | 四七五 |
| 海            | 卢鸿基                 | 四七七 |
| 耕作的歌         | 杜谷                  | 四七九 |
| 排            | 圣木                  | 四八〇 |
| 窗            | 芜鸣                  | 四八一 |
| 那一颗星         | 伍禾                  | 四八一 |
| 冬天           | 骆宾基                 | 四八二 |
| 人生赋          | 贾植芳                 | 四九二 |
| 一堵板壁         | 葛琴                  | 四九九 |
| 期望着明天        | 碧野                  | 五〇五 |
| 他乡的向晚        | 曹卣                  | 五一七 |
| 梦            | (法国)E.左拉著 李劫人 马宗融合译 | 五二三 |

|          |                |     |
|----------|----------------|-----|
| 一枚伪币     | 绿原             | 五三二 |
| 我们见天儿的面包 | (法国)杜哈美尔著 李青崖译 | 五三五 |
| 小猫的死     | 绿川英子作 乔译       | 五三七 |
| 不无小补     | 徐转蓬            | 五三九 |

## 第九卷 第五、六期合刊

|                |             |     |
|----------------|-------------|-----|
| 曹禺的道路(下)       | 吕荧          | 五四六 |
| 论《红与黑》         | 勃朗台斯著 韩侍桁译  | 五五七 |
| 大风暴中的人物        | 骆宾基         | 五六二 |
| 战时的萧洛河夫        | 戴雷季埃夫作 唐旭之译 | 五六六 |
| 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   | 林辰          | 五七〇 |
| 卸煤台下           | 路翎          | 五七四 |
| 元旦的故事          | 何剑薰         | 五九五 |
| 农村小景           | 王启铭         | 五九九 |
| 前路             | 扬滔          | 六〇七 |
| 梦想的文艺          | 老舍          | 六二〇 |
| 天才             | 胡风          | 六二〇 |
| 从『二治一乱』到『一分一合』 | 芬夏          | 六二〇 |
| 在普通商品之上        | 维山          | 六二二 |
| 仍可以挤           | 维山          | 六二二 |
| 卜儿佐查           | 若斯译         | 六二三 |
| 知识分子           | 叶圣陶         | 六四〇 |

|          |                   |     |
|----------|-------------------|-----|
| 吹毛求疵录(二) | 舒芜                | 六四二 |
| 议『议礼』    | 鲁二生               | 六四六 |
| 不眠夜杂笔(上) | 雪峰                | 六四八 |
| 梦        | (法国)左拉著 李劫人 马宗融合译 | 六五六 |
| 论诗的神境    | 黄芝冈               | 六六三 |
| 《新诗杂话》序  | 朱自清               | 六六六 |
| 乡中偶记     | 沈起予               | 六六七 |
| 颤抖的钢铁    | 绿原                | 六六九 |
| 桥        | 林叶                | 六七〇 |
| 星的歌      | 林叶                | 六七一 |
| 回去吧,弟弟   | 因蒨                | 六七三 |
| 女主人呵     | 因蒨                | 六七四 |
| 诗二首      | 应光采               | 六七五 |
| 鸡和苍鹰的故事  | 孙潜                | 六七六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

# 抗戰文藝

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第五九六〇號

作家書屋總發行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 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 瘋狂(短篇小說)
- 禹(短篇小說)
- 自由射手之歌(短篇小說)
- 查糧(短篇小說)
- 第三班(短篇小說)
- 湖上歌聲(短篇小說)
- 小母親(中篇小說)
- 一個小兵底來歷(戰地速寫)
- 成渝路上(旅行記)
- 閒話我的七個話劇(自白)
- 給姊妹們(詩)
- 『爲抗戰而死，真光榮！』(詩)
- 外面(詩)
- 天國春秋(六幕歷史劇)
- 星及其他(散文)
- 死(散文)

梅林 徐盈 萬迪鶴 荆有麟 易鞏 黎錦明 S. Y. 以羣 巴金 老舍 艾青 臧克家 孫躍冬 陽翰笙 一文 文若

## 抗戰文藝

第八卷第一・二期

民國卅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中華全國文藝界抗  
發行人：敵協會總會出版部

重慶張家花園六十五號

總發行所：作家書屋

白象街八十八號

印刷者：南方印書館

本期定價玖元整

## 稿約八章

- 本刊歡迎來稿，但必須與抗建有關。
- 來稿務請繕寫清楚，以減少排字及校對上所發生之障礙。如能按照格紙行格繕寫則更適合於編輯者計算字數。
- 譯文請附原本，或註明原文所刊之書籍或報章雜誌。
- 編輯者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作者不願時務請在文末註明。
- 除附足郵票並詳註通訊地址者外，來稿概不退還。
- 刊出後酌送字二十至三十五元稿費。
- 如作者不願受酬，亦請註明，以便將此項稿費捐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 來稿請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

## 瘋 狂

梅 林

——獻給在「大時代」重力下呼吸的女性羣——

我病了，是此地夏季的流行病，非常討厭的痢疾。我知道，這是三天前從挑担的小販那里買來幾個桃子，過於性急，用牙齒嚼皮吃下去的結果。我很恨自己嘴饞，並且懊悔自己太過驕奢；——我為什麼不聽那個陌生人的忠告，一定要把桃子吃下去呢？

那個陌生人——知道他是誰？我算是碰到他兩次了，兩次都那麼公然的干涉我的自由，我討厭他就像討厭蚊子，光景他是一等專門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討好的人物，但是我為什麼又有這種可笑的缺點呢？我一面討厭他愛管閑事，一面又覺得他並不像那些近似流氓一類的人物——就是那善於嬉玩女性抱一杯水主義的女性敵人。他的眼睛多麼正直誠懇。

我還弱點，在現在病的時候，更加重了對我的壓力，我竟覺得那個陌生人有點可愛了。

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四天前的一個晚上，小王的小同鄉趙明得到兩張世界文豪紀念晚會の入場券，我同小王一同去了。那天剛過，人們坐在露

天青梧桐下的板凳上，我同小王坐在對面石牆上的凳子的第一排，這是最好的位子，剛好正對主席台和放映電影的布幕。我們最近門窗坐著，當放映電影時，人們從院子裏站到石牆上來了，完全把我的視線擋住，而一些比較輕浮的直向我擠挨過去，就像他們乘公共汽車直向女性擠挨過去那樣，連轉身都不能了；我一轉身向他們推開去，站起來並且伸長頸子看向布幕，於是就從我左側後面一個人突然發出干涉的聲音：

「請站在前面的坐下罷。我們只能看見你的背脊骨了。」

我回頭向後方側掃了一眼，迎著附近放映機的光線，一個穿潔白西服，廿八九歲的人，在對我睜着發光的眼睛。這是怎樣的使人生氣，我立即教訓他：

「站在我前面的人擋住了我的視線，難道我就不能站起來麼？你不能那樣隨便亂說人！」

也許我的樣子太強硬，他正視我一眼，就避開我的怒目，彎下身子移前幾步拉了一下站在我面前的人說：

「朋友，對不起，請你蹲下去罷，你這樣的

站著後面的人看不見的。

本體似的擋住我的視線的人蹲下去了，我也坐了，但我的位子給一個拾便宜的男子佔去了，我蹣跚腳正在發作，坐在後方側的人又勸他，用着相當純正的北方話說：

「你那位子是人家的，請——這兒罷，我的位子讓給你……」

他的勸告完全收到了效果，搶佔我的位子的人走開了。他那種做法，從好的方面看，也許就是所謂「見義勇為」，或者也許就是所謂「注重公共秩序」罷。

但在我的心里却有着這樣的聲音：

「哼！又碰到一個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

在中國，特別在目前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這樣假借機會向女性討好的人物多得像夏天的蒼蠅，差不多到處都可以碰到，我個人就不知道碰見過多少，至少二三十個以上；這種存心極壞的人物，倘使你對他稍為表示一點好顏色，那末，你就上當了，慢慢他就那麼不要臉的跟你搭訕起來，甚至悄悄的將頭伸到你的耳邊，小偷偷窺細聽

問：「請問你小姐貴姓？」

對於這種人物，最好用一種莊嚴正肅的態度，不要理睬，或者毫不客氣的給他當場搶白，我一向用這種態度，那天晚上，自然也沒有例外。這是第一次碰見他時候的情形。

第二次呢？又碰到他那裏突如其來的干涉我的自由。

這是大前天，初夏的悶雨下了一整天，鬱熱而煩躁，傍晚時分悶雨停止了，涼風開始從江邊散步過來，藍天上有着水粉色的瑰麗圖畫，空氣清爽而暢朗，人舒適得像剛洗過冷水浴，我同小王走出牢籠似的「慈善房子」，走上附近的石坡路去買桃子。在那路旁邊一座磚房子的大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襯衫的人——誰知道是那一個？我們從路過的小販的筐子裏買到一塊錢蜜桃，小王吃了一個，我用牙齒嚼桃子皮，正打算吃下去，那站在大門口的人突然說起話來：

「不對，你那樣的吃桃子要生病的。」

聽口音似乎有些熟，我定睛一看，原來就是在晚會里干涉我站起來的那個人。怎麼又在這裏碰到他？倒楣的又給他突突兀兀的干涉了一次。這是怎樣的氣人啊！我照老法子，沉下臉給他一個釘子：

「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你什麼事？」

他反而用一種家長似的口調，嚴正的同我們教訓了：

「請原諒，小姐們，我的意思是，小販挑担子到處走，知道那桃子有多麼酸？你用牙齒嚼去

桃子皮就算衛生了嗎？——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

這玩笑不是開得太出奇麼？憑什麼他有權利用這種教訓我們？就憑他那陌生人的地位麼？這簡直豈有此理呀。我正要大大的發作，而小王却大笑起來，挽着我的手臂就走，自然我不甘心，我大聲的對小王說：「真奇怪，我們吃桃子關他什麼事？」又故意加上一句：「他也不知道新出的蜜桃有多麼甜脆！」算是給他一個倒掌；然後我發狠的接連吃了兩個蜜桃，同小王走回去了。

「那人固然太冒失，」小王說：「但他的話是對的。」

「你小心，那樣假公濟私的人物是最可怕的！」

我警告小王，但他只是閃爍清秀的眼睛發笑，小孩子一樣。

現在我病了，而且這病是由吃桃子而起的，我想起那個陌生人的忠告，雖似的直刺入我的心臟，同時感到一種悲哀和甜蜜的混合的情緒在內心波動。「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這樣有內容的話，適時的，當我一時的不注意，將桃子亂向嘴裏塞的時候，有誰向我說過麼？在動亂的年代，我東南西北的奔走了將近五年，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也從來沒有人注意過我的健康；而他，一個陌生人，在偶然場合，看見我用牙齒嚼桃子皮就大為不忍，那麼突兀的說出這樣關切的話；即使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日常

衛生觀點，或假借機會向青年女性獻殷勤的罷，總之，這種情緒是美麗的；這只有慈愛的父母親密的戀人才能具有的；他，一個陌生人，我即使暴死在路旁邊又關他什麼事呢？然而，我知道，他的話是對我的，確確實實對我說的，決不會對小王，而且，在紀念晚會里我向他睜眼時，他明明畏忌我的視線，他那時的所有動作明明是為着我，是的，明明為着我，那個陌生人。

「小王，把鏡子拿給我！」

小王在低着頭寫信，不大理會我，只用一種推辭的話對着她面前的桌子說：

「生病的時候，最好不照鏡子。」

光景她在給她的戀人趙明寫信，這使我嫉憤，我叫：

「聽說！快把鏡子給我！——你寫信寫癡了麼？」

小王不大情願的站起來，急急的交給我一面鏡子，又急急的坐回去寫信。

我照了鏡子，我看到我的眼睛有着火燒似的紅影，並且周圍繞着晶瑩的水分，宛如清晨露水中的紫葡萄，臉頰上的紅暈褪去了，蒼白而帶青黃，嘴唇，我自覺帶着傲慢的嫩薄髮形的嘴唇，灰白如魚肚。三天的痢疾就如此可怕地奪了我的健康。倘在家鄉，這時候正是我的母親——啊，母親！現在你在北平平安麼？——撫弄我的頭髮，慈和的俯在我臉頰上，細聲說：「養一二天就痊癒了，媽照顧着你。」這是怎樣的幸福啊。而現在，我流落在幾千里以外的遠方，病了，

孤單單的躺在小竹床上，有誰來照顧我呢？小王！現在她就白癡似的給她的戀人趙明寫着熱情的信，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剛才叫她拿錢子不是也不情願麼？唉！孔老得像家婆的劉英？她正爲自己的職業在樓下嘆氣；李芳？哼！那個活像野雞的少婦，正在四處混錢修飾她的羽毛呢，我連想都不想到她；院里的幹事的小姐們，還不是都在心頭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或者在半瘋的心境下，過着沒有色彩，沒有意義，甚至使她們自己也厭惡的「混」的日子？而那位管理我們的老太婆，只有用沒有感情的聲調對我說：「你吃一點藥」麼？

我是寂寞而悲哀的，長窗外的青梧桐樹的葉子，從東南西的陽光投進來走棧的暗影，好像是一些戲弄的魔手，惡意的逐漸向我伸過來；屋脊上的斑鳩在發出厭人的咕咕之聲，牠們的聲音是這樣的枯燥，簡直是鳥類中最厭人的一種鳥聲；而一隻雄雀站在窗外的樹枝上，竭力的哀啼着；我一翻身，在牆壁上又看到李芳的一些顏色鮮艷的旗袍，順眼看到她的竹床，凌亂的散佈着襪子內衫短褲；我不敢聽，不敢看，在我的目前，是一張可怕的生活圖畫。我閉上眼睛，煩躁的吞食着自己的悲涼，悲哀，鬱憤；我想，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是需要收到一封比較親密的信：「清，你快樂麼？」或者是不是應該有一個「他」坐在我的床邊，那麼關心的注視我，說：「你安安靜靜的休息，明天就好了呢。」？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人？我不能欺騙自己，我需要有這

樣的一個人啊。

我又想起那個陌生人的正直面影來了。

「小王，我寫一封信，請你送給他好麼？」

「誰？寫信送給他？」

小王吃了一驚，突然放下筆，跑近我的床前：「你在做夢罷？」她帶着驚疑的眼睛說：「寫信送給他？他是誰？在這里嗎？」她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原來我的清姐兒也有秘密呀！」

「小鬼！什麼秘密？還是正正大大的；你知道，我二十三歲了。」

「噫！臉皮城牆一樣厚，我二十三歲了，虧得你好意思說出來！噫！」

小王一邊說，一邊拍掌，扭動着她那陰丹士林布衣服下的圓胖的結實肢體，像在那裏跳新疆舞，她的小圓臉紅得像蘋果；她是美麗得有如一隻鸚鵡的，一個相當神經質並且相當玩皮的二十歲的女性，忽然她停止跳動走近我，要問：

「沒有這回事罷？到來這里，我們常在一起，從來沒有看見你收過一封信，也沒有看見過什麼人；並且你不是說過，男子們的在頭你是領教過的麼，怎麼現在又忽然有一個他了？」

「現在情形不同，就忽然有一個他了。」

「是誰？你不能告訴我？」

我不好將這時候的一刹那的感覺告訴她呢？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一種想像，一種衝動，沒有

的事情，即便有點影子罷，然而那也只是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人，我又怎麼能說得出來呢？但這反正是解救寂寞的閑談，就隨便瞎說一陣又有

什麼關係呢？

「就是那個說我們不要吃桃子的人。」

「啊！我的上帝！」

小王雙臂伸向屋頂，裝出外國女演員的極度激動的表情，一匹小羊似的叫喊着，她的兩條細小的髮辮，擺動得像在狂風中的繩子，眼睛睜得

雪亮，宛如黑夜里的星火，很明白，她在極度的快樂中，我愛了感染，也大聲的笑起來。

「但是，且慢。」小王平靜下來，正正經經向我追問：「那末，你們早就認識了？裝着那陌生的樣子，叫我們找賄麼？現在說開了，你寫信叫他來看你呀，我馬上給你送去！」

這小鬼把打發無聊的閑談當作其事了，這必須加以否認，否則，傳揚開去，倒是一個很大的笑話。於是我也正經的說：

「別扯遠了。誰認識他？不過忽然想到我的病是爲吃桃子起的，曾有一個路人偶然說了我幾句，因而聯起來罷。誰認識他？你別誤會……」

「多麼可惜！我們的清姐兒一見絕情，而人家却不知道！多麼可惜！」

「小王，你再說，我可依不了。」

小王反而生氣了，一隻小牛犢似的衝到我面前，忘記了我的病，出力的揉着我的胸部，使我癢得發出笑聲，而她從牙齒縫里迸出恨恨之聲：

「抗戰五年了，我們從十多歲變成廿多歲，我們四處走動着，到處都是陌生的臉孔；做這件事，他們說不對，做那件事，他們開你的玩笑；現在住在這里的「慈善房子」里，乞丐似的被擺

濟着：「她站起來，撇着嘴脣，睜着怒視的眼睛：『我們的生活是寂寞，煩躁，窮困，悲憤，我們不能有一個較親密的人挽着手走路麼？』她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在這里就只有你沒有伴侶呀，連那個管我們的灰頭髮老太婆也有一個！就只有你，尼姑似的，生了病也沒有鬼來看你，你活該蒙着被窩去叫媽！你看，我呀，』她跨出大脚步，走到她床頭拿出一疊信，『這是阿明半個月之內給我的信，我讀着這些信，比讀報上什麼大新聞更有味；可是，哼！你有麼？你這尼姑！……』

小王從氣憤轉成嘲笑，又從嘲笑轉成氣憤，語句不聯貫的向我攻擊，彷彿我就是他的敵人；我知道，倘使有人跟她抬槓，或否認她的『戀愛至上』，她可以跟人家打架的，現在她兇得像一匹野貓。我看着她那激動的紅暈臉色，我的心起着辛酸的痛楚，我細聲對她說：

「你當心，小王！現在你有點神經病了。」我感到頭昏，側身向牆，兩粒溫熱的淚珠滾出我的眼睛，現在我的精神是不是也有點反常？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聽到劉英從樓下回來，坐在她自己的竹床上，幽靈似的低低嘆息着。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人物，她比我先進院一個月，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過一次，只是低低的嘆息着，她那一句帶着絕望意味的口頭禪：『她的臉孔乾枯得可怕，雖才二十五歲，却已有中年婦人的黯暗的皺紋，而且她的眼睛有點閃爍，這就使她在這動亂年代成爲一個最孤

獨的人；但她的性情並不怪僻，具有良善的性格和小學教員的溫柔的心情。——抗戰以後，她是一直從安徽老家做小學教員做到這里來的。現在她企圖能在一個機關里做錄事，她的字寫得很挺秀；但這小希望也好像很渺茫，住院將近兩個月還沒有被介紹出去。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她又幽靈似的低低的嘆息了一聲。這使小王不高興了，她正在試着壓下剛才的激動，重新坐在桌前給趙明寫信。

「我的大姐，別這樣整天唉聲嘆氣罷。」這樣下去怎麼行，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不就行了麼？」

「就是哪，」劉英愁苦的睜着門眼說：『事情沒有辦法，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你又來了！」小王跳了起來。

但在這個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聲，李芳一株白芙蓉花似的搖了進來；她丟下了一瓶橘精酒和一包東西，就開始像踢足球似的老邁向她的床下摔出脚上的高跟鞋，赤着腳站在地板上，她的腫脹的臉頰上沁着汗珠，她扯下她的西式白綢短外套，解開襟扣子，露出雪白的胸部和乳帶；她這些動作，光景也有些病態；她螻蛄似的在地板上移動着，興奮地解開那包東西。

「去他的！來，我們來痛快的喝一杯，」她痛苦的咽着口水，「這是冠生園的廣東香腸，滴着，雞蓉包子，」她找了三個杯子各各斟滿，她自己先喝了半杯，「你們來喝呀，小王，劉大

姐。」她臉轉向我們：「唔，你在生病，不能吃；但不妨喝一杯，橘精酒可以殺死病菌。」

小王猶豫的看了李芳一眼，立即下了決心似的拿起杯子；劉英也謙謙遜遜的拿了一隻包子，而我拒絕了李芳發明的可以殺死病菌的橘精酒。平日我是不大滿意她的「混錢」行爲的；就只最近一個星期有過三個男子來看她，她對我們說這是她的同鄉；但他們的不同服裝和南腔北調的方言，證明是他新認識的朋友。她住在這里是當作旅館的，而且她認爲這西式的別墅似的「慈善房子」比旅館更清淨，便宜，一個月才一百元，空襲不必擔心，防空洞就在對面山坡下；這里的所有規則，她全部不管，她只常常出去混錢修飾自己的羽毛；而今天她的興奮，顯然是在外面受了刺激的反應。我看她母牛喝水似的喝橘精酒，臉頰紅腫得如同一朵盛開的芙蓉，她咬扯着一條香腸，鮮紅的嘴唇嬌媚的顫動着，從端正的小鼻子里發出一連串的媚笑聲。

「嘿嘿，我們乾一杯，去他的，我們乾一杯，嘿嘿……」

她媚笑着，潤澤得相同露水的美麗眼睛流露着，她搖搖幌幌的找小王碰杯；但小王開始避開了，拒絕說：

「我剛才跟你乾過一杯了，現在我不能再喝了。」

她又搖幌到劉英面前，依舊媚笑着：

「來，劉大姐，我們乾一杯，我們是最親愛的……」

劉英愁苦的說：

「你知道我是向來不會喝酒的呀。唉，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李芳失去了所有的嬌態，把酒杯狠狠的摔在地板上，潑婦似的吼叫起來：

「連你也欺侮我麼？哼！什麼東西！我，一個高貴美麗的女人，你這乾枯的老婆婆也配跟我一起喝酒麼？你也不去照照鏡子！……」

她潑潑着，用另一隻杯子乾了一杯；然後扯去她的湖水色綢旗袍，僅穿着乳褶和三角卦褲，全身顯露出來，一條肥白的苗條的蛇似的，在房子里四處扭動着，潑潑着：

「這世界，那一個是好東西？全是些下流胚子，只會欺侮人，我永遠給你們欺侮麼？永遠給你們玩弄麼？我與復仇，復仇呀！去你的，你們那些混蛋！」她忽然又媚笑起來，嬌聲嬌氣的細聲說：「只有我是一個好人，一個美麗聰明的女人，你們看，我的身體多麼豐滿，我的大乳房饒過愛人和肥胖的小孩呀。瞧，我還會跳舞呢！……」

她擦着地板跳華爾茲舞，又舞動手臂和大腿，說是探戈舞；於是她開始大聲的號哭：

「我的偉呀，你和孩子克朗死得好慘呀，日本鬼子的飛機把你們炸得看不見骨頭，啊啊，我的偉我的克朗，你們死了，剩下我一個，我沒有家，我到那裏去呢？我到處受人欺侮，受人玩弄，我活不下去了啊！我要報仇，打死日本鬼子，打死那些欺侮我的混蛋……」

她咬齧牙齒，抓住一個杯子，出力向小王摔過去，這使我驚坐起來；而小王驚喊了一聲，閃過來坐在我的床邊，臉紅紅的喘急氣，顯然她又恐怖又憤怒。

管理我們的那位灰頭髮老太婆，被驚動走上樓來，後面圍了十多位幹事小姐，和一陣同住的院友；她們搖頭，皺眉，嘆息；而老太婆用乾燥的聲音對李芳說：

「你這樣鬧怎麼行？這裏總也有點規矩！」李芳的憤怒集中在老太婆身上了，她潑潑的暴罵着，揮着裸臂：

「什麼規矩，到處都在欺侮我，炸死我的丈夫孩子，這里的小宿舍也不讓我笑，不讓我哭！讓我什麼？你的什麼規矩，你有什么勢力？日本鬼子的勢力，流氓們的勢力麼？喂！你告訴我，你的什麼規矩？你打算不讓我住下去麼？你放心吧，我不會少你一個錢，不久有人用自備轎子把我抬出去的；哼！你也欺侮我，不讓我哭，啊啊！我的偉我的克朗啊，我的痛苦，誰能替我……」

我對管理我們的老太婆說：

「秦先生，你就讓她安靜罷，她完全喝醉了。」

老太婆接受了我的勸告，搖着頭走下樓去了，所有幹事小姐和院友也走散了；李芳已由劉英扶上她的竹床，在軟弱的哭泣着，並且嘔吐着。我感到下部沉重，我叫小王扶我走到外面晒台上的木板房去；她的眼睛潤濕，終於流下了眼淚，剛才李芳醉後的瘋狂表演，使她感到悲哀；

而我聽着劉英在房子里幽靈似的歎息聲：

「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我雖然向來倔強，不太愛流淚，在這個時候，也感到自己的心在痛楚的哭泣。

## 二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痢疾痊癒了，我感覺到恢復健康的愉快；我對自己說，以後再不能用牙齒啃桃子皮吃桃子了，並且要注意日常衛生；生活在外地，健康是唯一的幸福。我想到那個陌生的人，真奇異，這一點小小的印象，對我竟如此的深刻。

是傍晚，杜鵑在對面山坡小林子里啼喚着，牠的哀慘的聲音，已不能威脅我，只覺得聒噪得討厭。我看清劉英在收拾行李，她的還暗的臉上顯出不常有的笑容；她實現了她的希望，被介紹到一個機關去當抄寫。明天上班，現在她先搬去。她和我们告別，良善的嘆息着，像一個出嫁的姑娘，帶着眼淚幽靜的說：

「再見，姊姊們。天南地北聚在一起真不容易……」

李芳用一種交際家的聲調對她說：

「別難過，劉大姐。希望你從此有錢，並且結婚，幸幸福福的過日子。」

「那里敢有這大希望呢。」劉英睜着門眼，悽楚的苦笑說。

小王給她握手，簡單的說一聲「再見」，又坐回去寫信。

我沉默着，這平淡的問題，對我沒有什麼感動；在這苦難的年代，不單「生離」是平常的事情，就是「死別」也極普通的；倘為了平常的分別而流淚是感情的浪費，不值得的。但我對劉英有一種不幸的預感，她的門眼和這暗的中年人似的臉色，好像已經決定她在職業上也將永遠絕望，正同她在戀愛上的命運一樣。這不是我在「以貌取人」的一般流俗偏見；主要的是現社會在怎樣殘酷地虐待着貌美的女子。也許偶有桃色的夢，金色的希望，在類似劉英的眉前飄閃，但這是一種可怕的捉弄——接她走上與舊的山嶺，然後歸她墜入深潭，遭受加倍的痛苦。我想，現在劉英笑着出去就業，也許不久就會依舊提着她的簡陋然而清潔的行囊走回來罷。

我深歎着。

劉英提着行李幽靜的走了。

我自己的職業呢？我不着急，反而對它感到頭痛。現在無論那一種職業，儘管披着美麗或堂皇的外衣，都在那里把女性都作踏殺品，好像飯後招待客人的點心一樣，擺擺樣子，甚至機械的窒息她們。我們人，從七七抗戰，由北平逃到漢口，以一個十八歲大學一年級的女孩子，熱情的投入集體訓練的行列，在那里認識了小王；於是在抗戰的後方不斷的流轉着；前在一個怕人的深夜里，一位平日對我「另眼看待」的人物，突然跑近我的床前，泰山似的向我壓下來，我死命掙扎驚喊，連夜逃到別處去，做了幾次辦公桌上的點綴品，又痛苦的逃到這陌生的山城。現在提到職業，委實不大感興趣。但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想重新讀書，但在外奔跑了這幾年，所有課本知識都生疏了，尤其是數學英文；倘再入學，那恐怕只有從高中一年級重新讀起。還使我躊躇，而且「社會大學」里我已經學到了很多，課本知識也不能滿足我的；其次，我想做的事情似乎還很多，但都不能做。一種無形的牆壁繞着我，一種深重的氣壓壓着我，使我的心境陷在半瘋狂的狀態中。我在等待着一個美麗的或可怖的爆發。

小王為好信，站起來，愉快的說：

「劉英一走，我再也聽不到『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了，真是高興！」

「暫別高興！」我故意對她說：「劉英有職業了，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她假裝驚愕的露出白牙齒，搖着她手裏的信，「我做這個玩意兒不是滿開心麼？」

我瞭解她這種對自己的故意嘲笑的動作，如她自己所說，她是一個「苦悶的女性」；由於看到過多的人間醜惡，以及遭受了過多的冷嘲的打擊，將感情從理想遠景上收回來，無可奈何地轉移到寫信書上面去的。

「恐怕不怎麼開心罷？你老寫着那些信。」

「寫着好玩，今天過了，明天再說。」

「但你的趙明……」

「你的尼姑式的心境，不能瞭解有伴侶的人！」

她跑下樓去了。

她知道我不滿意趙明。那是一個骨瘦低鼻子，白淨圓臉孔，小眼睛，油滑，自負聰明，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在一個又一個里當科員；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非常之壞，他靜靜驚人的小眼睛，用一種嘶嘶，雄鴨叫的聲音對我說：

「密斯清，向我們一塊去看『春風秋月』電影。」

自然我謝絕了他。但他却用着極熟的老朋友的態度，學着四川話腔調說：

「去嘛，客氣嘛！」

他是庸俗得難以形容。我警告小王：

「這個人要當心！小同鄉也不能常接近！」起初她似乎還聽從，用沉默考慮我的警告，後來她只是笑笑，最後她一聽到我提起趙明，給我嘲笑以後，就走開了。我並不覺得奇異，正像小王不奇異她自己的行為一樣；因為，我知道，她是用一種自暴自棄的心境，在實行她的「今天過了明天再說」主義的，這心境連我都覺得可悲的。

「我就不愛寫什麼信，」李芳在試穿一件湖水色的綢緞袍，在地板上漫步着，「要麼，他來看我，要麼，我去看他，寫信，麻煩。」

她較長的拉長聲音說着流行的「綜合官話」，照照鏡子，又整齊頭髮看一瞥她自己的隆突臀部。

「我這件旗袍襯身罷？密斯清。」

「完全適合你的美好的身軀的。」